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全日制）

學術研究 畢業論文

論文題目：

論唐傳奇中夢的功能性——以《唐宋傳奇集》為讀本

姓名：陳思思

學生編號：

指導老師：韋海英老師

目錄

一、前言	3
二、唐傳奇中夢的類型	9
三、唐傳奇中夢與人物塑造.....	14
四、唐傳奇中夢與情節推動.....	20
五、唐傳奇中夢與現實對照.....	26
六、總結	28
參考書目	30
附件.....	31

論唐傳奇中夢的功能性——以《唐宋傳奇集》為讀本

一、前言

1. 研究動機與選題

在中國文化中，夢一直是很神秘的存在。從商周時期開始，便出現不少有關夢的卜筮，甲骨文中亦有不少對夢卜的記載。¹人們亦關注夢的作用，同時，對夢亦充滿疑惑，連《說文解字》對夢的註解：「夢，不明也。」²也充滿未知之感，認為夢是不明不白的，可見，夢是很神秘的存在。後來，不少文學作品，都出現了有關夢的記述，如：《詩·小雅》中的《斯干》、《神女賦》等。文學作品中有關夢的運用越來越多，敘事方式亦隨著小說發展有所改變。魯迅（1881-1936）對唐傳奇的評價：「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³，可見，唐傳奇的文辭和記敘模式與過往不同，故本文選擇唐傳奇作為研究範圍，在於有意為之這點，從中研究唐傳奇內夢情節在人物塑造、情節安排和現實對照上的作用。

2. 研究範圍

從中晚唐到北宋，「傳奇」這一名稱，是專指短篇文言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到後來卻有了變化，南宋和金以諸宮調為傳奇，元人也把雜劇稱為傳奇，明、清時代則稱南戲為傳奇。可見，同一名稱，在不同時代，就有了不同的含義。⁴本文研究的對象為唐傳奇，即由初唐到晚唐時期的傳奇小說，選題為唐傳奇中的夢情節。唐傳奇作品十分多，在縮小研究範圍方面，本文

¹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頁3。

²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315頁。

³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4。

⁴ 吳志達：《唐人傳奇》，頁2。

選取魯迅先生的《唐宋傳奇集》作為研究書籍，《唐宋傳奇集》有別於其他選本，其特色在於只收單篇作品、黜偽求真、擇體較寬、重小說的實質、用心校勘。⁵可見魯迅先生對作品經過精心挑選成集，因此本文亦以此作為研究對象。

此外，唐傳奇中若涉及對描述任何角色所發夢的劇情或轉告他者有關夢的內容均包含在研究範圍之內，不論篇幅長短，至於作為舉例一句帶過的夢，則不包含在內，例如：《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中「傳說夢達於岩野。」⁶此為各種例子中的唯一關於夢的例子，因此不計算在內。經過筆者整理所得，《唐宋傳奇集》中，一共有 11 篇唐傳奇涉及夢情節，本文亦會針對這 11 篇小說作分析，分別是《古鏡記》、《枕中記》、《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三夢記》、《異夢錄》、《秦夢記》、《冥音錄》、《飛煙傳》和《靈應傳》。

3. 文獻回顧

有關唐傳奇中夢研究的專書並不多，雖然不少著作略有提及，但並未有作深入的文本細讀分析，多數只是概括了唐傳奇中存在寫夢現象，但對夢作為其中一環的情節並未深入分析其功能性。前人在研究唐傳奇中的夢情節時，前人主要集中研究《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這兩篇以夢為基調的傳奇小說。

3.1 書籍

吳志達的《唐人傳奇》⁷與普遍分析唐傳奇的學者相若，多數著重

⁵ 魯迅著，蔡義江、蔡宛若譯：《白話版唐宋傳奇集》，頁 3。

⁶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引文。

⁷ 吳志達：《唐人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唐傳奇中士族與愛情的分析。該書籍歸納了唐傳奇對不同現象的描寫，然後以作品作為例子，未有分析情節中夢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唐傳奇在「藝術手法分析上，作夢魂境界的恣意描繪是對現實人生中各種關係的曲折反映。」⁸這一點是值得在閱讀唐傳奇夢境時，可分析的地方。

劉瑛的《唐代傳奇研究》⁹分為總論和各論，總論是總括地對唐傳奇作出分析，涉及範圍廣，因為作者有系統地分析傳奇的發展、體裁演變、取材、哲學思想、文學價值和與唐代生活面貌之關係。各論則是針對每篇唐傳奇文本作深入分析。該著作在總論中細心地分出「夢」這一項，但卻仍屬概括說明，只是簡介了以夢為題材的傳奇，並未有深入探討夢在作品中的功能性和意義，當中最為值得思考的是書中提出：「這些傳奇，不但有夢，而且都有解夢的說法。」這便說明解夢情節對故事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姜宗妊的《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¹⁰是少有的
一本分析唐傳奇中夢現象的專書，該書全面地概括了夢在古代的情況，如：古代占夢術、夢與人意慾的關係、夢的預示模式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唐代寫夢小說分為三類：以占夢為主、以記夢為主和以寫夢為主要劇情的小說。此分類既有條理，且明確地帶出了夢的作用。在占夢小說部分，作者主要配合作品分析占夢敘事模式，概括出「夢象——占夢——夢驗」¹¹的敘事模式，有助後期學者分析占夢時，從敘事模式方面著手看作品的特色；記夢小說部分，作者從劇情和結

⁸ 吳志達：《唐人傳奇》，頁 124。

⁹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年。

¹⁰ 姜宗妊：《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

¹¹ 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頁 61。

構上分析夢的作用，但只著重分析《三夢記》，雖然見解獨到，但仍未夠全面。在夢為主要線索部分，作者以《謝小娥傳》為例，分析夢對故事情節的推動作用，從作品中可見解夢活動在小說中的應用。

3.2 期刊

不少研究唐傳奇寫夢小說的期刊著眼點都在於分析夢的分類和主題。賈名黨的〈唐傳奇「夢」意象芻議〉¹²將夢分為科舉仕官夢、姻緣風流夢、訴冤伸屈夢和達思述志夢。李軍的〈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以唐傳奇為中心〉¹³以佛洛伊德《釋夢》理論，結合唐傳奇的情節，把夢分為以滿足人的願望為目的晝夢、性情境的春夢、猜謎形式出現的迷夢和情節奇異的異夢這四類。葛成飛、楊忠慧和郭雪峰的〈唐傳奇寫夢小說的觀念和成因〉¹⁴亦是將夢進行分類，然後分析夢的特點和夢的觀念。這篇文章將夢分為占夢小說、有夢遇和遊歷情節的夢遊小說和存在離魂和夢到鬼魂的夢幻小說，從中作者歸納出夢的特點是適意和逍遙的，其當中觀念在於補償現實、作意好奇和受道教思想影響。

以上期刊主要關注夢的分類，從宏觀角度分析夢的類型和模式，未有進一步分析夢當中的細節，未能全面分析夢情節的安排及唐傳奇加入夢元素的作用。

¹² 賈名黨、李海洋：〈唐傳奇「夢」意象芻議〉，《閩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九卷，第1期（2007），頁12-15。

¹³ 李軍：〈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以唐傳奇為中心〉，《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14），頁51-54。

¹⁴ 葛成飛、楊忠慧和郭雪峰：〈唐傳奇寫夢小說的觀念和成因〉，《宿州學院學報》，第30卷，第12期（2015），頁67-72。

劉敏的〈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¹⁵則進一步分析夢的作用，並指出：「唐傳奇小說中夢的內容還有夢中時空，即借助夢的方式，穿越現實的時間空間，縱橫古今，以夢的方式超越時間的限制。」¹⁶這一點有利分析小說中加入夢元素後的特別之處。

3.3 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中，對唐傳奇寫夢小說的研究則較為深入，以下均為文學碩士論文。

吳丹的〈唐代五代夢類小說研究〉¹⁷比較唐代寫夢小說和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分析當中敘夢方法及夢情節之不同，這種比較能深入分析出唐傳奇夢的特色。當中歸納了三項唐代夢類小說超越前朝之處，分別為創作意識加強、構思新穎奇特以及夢的詩意體驗。該篇論文的分析甚為全面、並能以文本對讀模式進行深入分析。在人物刻畫上並未有深入分析，故本研究可以加以發揮。

葛藤宛的〈唐傳奇的夢境研究〉¹⁸分析了夢在唐傳奇中的價值，當中歸納出夢的作用在於：撫慰失意的心靈、夢以載道和預知未來。此外，還分析了唐傳奇夢境所折射出的士人情態，包括反映人生觀、社會觀和宗教觀。當中分析出唐傳奇「利用夢境來傳達人與天之間的感應與反省，正是唐代文人寫作的重點。」¹⁹此見解指出唐傳奇中的宗教意義，夢如何回應宗教問題，但在分析中主

¹⁵ 劉敏：〈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頁38-42。

¹⁶ 劉敏（2007）的〈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頁41。

¹⁷ 吳丹：〈唐代五代夢類小說研究〉，碩士論文，湘潭大學，2007年。

¹⁸ 葛藤宛：〈唐傳奇的夢境研究〉，碩士論文，遼寧師範大學，2015年。

¹⁹ 葛藤宛：〈唐傳奇的夢境研究〉，頁25。

要以小說整體而言，並未就夢境進行深入分析，對宗教與夢之關係闡述得更全面和詳細，該部分亦尚有值得發揮的地方。

魏艷艷的〈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²⁰則對唐傳奇涉夢小說中的夢進行分類與劃分出作品的主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夢對文章的功用共有四項：以《謝小娥》為例分析推動情節發展的功用、以《三夢記》為例分析構造奇異之境的功用、以《霍小玉傳》為例看文章如何表現人物性格及以《秦夢記》和《異夢錄》為例看小說詩化得意境。作者以文本細讀進行深入分析最後更分析唐寫夢小說對後世的影響。這篇論文包含不同的唐傳奇文本例子，進行深入分析，可作日後參考，但當中未有從作者角度和寫作構思上分析夢的作用和夢境描述的詳略安排，這部分是多數文獻未有分析的，故在是次研究中，可多加思考。

4. 研究方法與探討問題

雖然前人在唐寫夢小說上分析了敘事方式和情節的分類，但只是集中在個別的文本當中分析所得，本文亦會就前人成果來分析不同文本，探究當中的夢的功能性。在是次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幾道問題需要思考的：

1. 唐傳奇中包含了甚麼類型的夢？
2. 唐傳奇中的夢如何塑造人物及鬼神的心理和形象？
3. 唐傳奇中作者如何以夢推動情節？
4. 唐傳奇中的夢如何製造夢如現實的交錯感？

本論文將整理前人所研究之成果，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分析《唐宋傳

²⁰ 魏艷艷：〈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碩士論文，北方民俗大學，2016年。

奇集》中 11 篇唐傳奇²¹的寫夢情節。在研究方法上，分析夢的類型和作用時，以文本細讀方式著力分析和對比各文本，從中將各文本中對夢的刻畫進行分類，研究當中的遣詞用字、詳略書寫，從而歸納出夢的類型和夢的功能性。接著，在分析情節部分，則從整體到局部再到整體的模式閱讀文本，留意當中作者是在起承轉合什麼部分加入夢境，對夢境的安排和結構、是否有時間標示等。整個研究過程中，亦會因應研究所得，以表格形式分析和整理出各文本中夢情節的特色、作用和敘事方法，讓分析過程或研究成果呈現得更為有條理。

二、唐傳奇中夢的類型

本文整理前人對唐傳奇的分類，根據夢情節的主要內容和詳略比例，將夢情節分類，分別為：進仕達志夢、姻緣風流夢、訴冤伸屈夢和搜奇記逸夢等四類。²²《唐宋傳奇集》中的 11 篇涉夢小說，分類都較平均。

1. 進仕達志夢

這類夢境主要記敘做夢者在夢中成功進仕或達成志向。《唐宋傳奇集》中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和《冥音錄》則屬於該類夢。前兩篇作品的主角為男性，情節相若，兩篇的主角盧生和淳於棼均在夢中度過漫長的一生，娶名門望族之女，歷盡榮華富貴，並在夢中體會官場的勾心鬥角，繼而有所頓悟。

²¹ 《古鏡記》、《枕中記》、《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三夢記》、《周秦行記》、《異夢錄》、《秦夢記》、《冥音錄》和《靈應傳》

²² 本文參考前人的分類，並從中參考合理的分類方法，根據賈名黨的〈唐傳奇「夢」意象芻議〉和李軍的〈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以唐傳奇為中心〉整理所得。

《枕中記》中的盧生認為「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²³當他入夢後，如願以償，在夢中娶清河崔氏女，進士及第後不斷升官，從監察御史一路升為宰相。因遭同僚陷害而被貶官，最終雖被皇上重新重用，但也盡知「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²⁴《南柯太守傳》中的淳於棼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²⁵一次醉酒做夢，夢中娶大槐國公主為妻，並得皇帝賞識擔任南柯太守一職，及後聲望越來越高，被皇帝猜疑，公主病逝，最終被遣回鄉，醒後「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²⁶可見《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中的夢境相若。

由於女性在古代不能出將入仕，然她們亦有其志向，這種情況反映在《冥音錄》這篇傳奇中。該篇傳奇中的做夢者為崔氏長女，崔氏長女並不聰慧，長女盼能善古箏，從其思念姨時所想可見：「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²⁷後來崔氏長女夢見其姨托夢，授其樂曲，更說她入夢時為了「成汝（崔氏長女）之願」²⁸，而崔氏長女得到指點後進步神速，得償所願。

從上可見，該類夢的情節主要為做夢者懷有志向，做夢後得償所願，並從夢中得到啟發。

2. 姻緣風流夢

這類夢境主要與愛情有關，配合主線情節，展現主角情深一面。《霍小

²³ 《枕中記》引文。

²⁴ 《枕中記》引文。

²⁵ 《南柯太守傳》引文。

²⁶ 《南柯太守傳》引文。

²⁷ 《冥音錄》引文。

²⁸ 《冥音錄》引文。

玉傳》和《秦夢記》中的夢便是如此。

《霍小玉傳》記敘了書生李益與霍小玉的愛情故事，李益與霍小玉相戀，當李益歸家後，父母安排他另娶，李益辜負了小玉，小玉因思念成疾，偶遇黃衫客挾持李益到小玉面前。作者先寫黃衫客帶李益見小玉一事，再寫小玉於前一天預知未來，以一句交代夢境：「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²⁹可見小玉對李益念念不忘，此夢後小玉自行解夢，亦為小玉和李益之間的愛情悲劇埋下伏筆。

相較《霍小玉傳》，《秦夢記》在夢境描寫上則更為詳細。主角沈亞之於橐泉邸舍夢見自己進入秦國，深受秦穆公器重，娶得秦穆公之女弄玉，後來弄玉「忽无疾卒」³⁰，沈亞之在夢中為她作挽歌与墓志铭以抒發思念之情。整篇作品對夢境著筆甚多，進士達志之內容為略寫，主要情節乃對愛情的記敘。如魯迅評作者沈亞之的作品一般：「皆以華豔之筆，敘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³¹沈亞之醒來後翻看皇覽與秦時地誌，發現秦穆公葬於橐泉，並慨歎弄玉已成仙，又怎會再死。作者從佈局上突顯了「夢中穿越」之事的奇異，加深主角沈亞之對弄玉的思念和關心。

3. 訴冤伸屈夢

這類夢的內容主要為夢中角色因有冤屈對外求助，最後得以訴冤伸屈，如：《謝小娥傳》和《靈應傳》。

²⁹ 《霍小玉傳》引文。

³⁰ 《秦夢記》引文。

³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75。

《謝小娥傳》一開頭便交代背景，並強調「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侄，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³²這種情況下只能成為無頭冤案，作者於是加入夢告情節：「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複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³³，具承上啟下之效，突破生死限制，使謝小娥透過夢境掌握線索，從而制裁兇手，並帶出冥冥之中自有神明制裁惡人的因果之報。

《靈應傳》中的夢亦是作為故事一部分存在，但內容篇幅較《謝小娥傳》長，主要記敘九娘子托夢給主角周寶，交代自己被迫改嫁之委屈，並展現寧死不屈的情操，說服周寶幫助自己。可見夢境目的在於求助主角，作者亦從中讚美九娘子忠貞不二的高尚品德。

4. 搜奇記逸夢

魯迅（1881-1936）曾評價唐傳奇：「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³⁴唐傳奇中的夢存在不少「搜奇記逸」的情節，如：《古鏡記》、《三夢記》、《飛煙傳》和《異夢錄》。

《古鏡記》主要情節記敘不少與鏡相關的怪事，主角王度所得之鏡能辟邪鎮妖和消除疫病，作者以王度手下所夢，解釋鏡之所以有此能力皆因鏡精所致，當鏡消失前，更以王度弟弟王績所夢預示鏡將會消失。這兩處夢中奇事與主線情節所寫鏡之怪事互相配合，將古鏡的奇生動地寫出。

³² 《謝小娥傳》引文。

³³ 《謝小娥傳》引文。

³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4。

《三夢記》主要內容為夢之感應，整個故事突顯了夢具有相通的特殊能力。作者將三個有關夢的奇事結合為一篇故事，分別為：「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³⁵作者先寫劉幽求所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然後寫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這兩則故事均屬於熟人間之感應，及後以竇質與女巫夢見相同的夢，並於現實相遇時得到驗證，且有旁人作證來突顯陌生人間存在通夢的神奇性。作者最後以寫道：「《春秋》及子史一，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眾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³⁶可見內容主要為搜奇記逸之作。

《飛煙傳》主要寫出飛煙在封建制度下，得不到愛情自由的悲劇。該篇的夢境有別以上的作品，該夢出現的地方為故事結尾部分，為作品添加不少神怪之感，作者寫兩名書生對飛煙之事作評論，及後相繼夢見飛煙，崔氏書生下詩句：「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³⁷於是夢見飛煙道謝，而李氏書生寫：「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³⁸故夢飛煙罵他，數日後便死了。這處的夢情節不單間接寫出作者對婦女追求愛情的評價，更突顯出鬼神之事的奇異，為作品添加不少神秘的色彩。

《異夢錄》寫了文人聚會時分享與夢有關的奇事，該作品展現出文人對夢的好奇與關注，該作品寫了兩則夢故事，第一則故事由隴西公分享，他一開始便道明：「余少從邢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³⁹可見故事著重點在奇異之事，該夢寫邢鳳在夢中與一美貌女子相遇，閱讀女子之詩集，

³⁵ 《三夢記》引文。

³⁶ 《三夢記》引文。

³⁷ 《飛煙傳》引文。

³⁸ 《飛煙傳》引文。

³⁹ 《異夢錄》引文。

記下了《春陽曲》曲詞，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吃驚下回想起夢中之事。後來聽故事的人均說「可記。」⁴⁰可見他們對搜奇記逸之事有所關注。第二則夢故事是由姚合分享王炎所夢，王炎夢遊吳國，侍奉吳王，於西施出葬時，奉命作詩，醒來後仍記得夢中之事，由此可見，《異夢錄》所關注的為奇異之夢，為作者搜奇記逸之作，作者更是把文人搜奇記逸的生活片段呈現給讀者看。

三、唐傳奇中夢與人物塑造

1. 反映人物性格和心理

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西方學者佛洛伊德認為「夢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現象——是慾望的滿足。」⁴¹唐傳奇作品以夢境配合故事人物心理，將人物的慾望呈現出來，並善用夢境為做夢者提供滿足慾望的空間，當夢使人物慾望得到滿足後，作者還會繼續刻畫獲得滿足後的人物心理，呈現出人物複雜的心理精神面貌。

《謝小娥傳》中的夢反映出謝小娥對找出殺父殺夫兇手的渴望，作者安排占卜夢讓主角解迷並找出兇手，使其大仇得報。再者，《霍小玉傳》中的夢亦是因小玉思念而成，夢見淡黃色麻衣男把李益帶到她面前，令她的思念得以抒發，甚至成為現實。《冥音錄》亦以夢作為橋樑，使崔氏大女兒得到崔氏妹妹的指點，滿足崔氏大女兒琴技提升的心願。此外，《枕中記》、《秦夢記》和《南柯太守傳》中，主角因官場不如意及對人生抱有疑惑，故在夢中體驗了進入官場後一生的經歷，在夢中滿足仕途心願，娶得美嬌妻，體驗夢寐以求的生活。

⁴⁰ 《異夢錄》引文。

⁴¹ 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釋夢》，北京：商務印書局，1996年，第122頁。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唐傳奇作品中，當做夢者的慾望得到滿足後，故事仍會持續，作者會進一步刻畫出人物複雜的性格和心理，甚至從中勘破執念。

《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的主角盧生和淳於棼本想進仕，一展抱負，但在夢後反而對原本的執著有所頓悟。盧生在夢中看破功名利祿，被陷害後曾對妻子說：「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⁴²醒後更是明白「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⁴³不再執著於「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⁴⁴。而淳於棼在醒後「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⁴⁵可見他在夢中得到啟發，並明白榮華富貴虛幻如夢。可見夢中的體驗對於使主角心境開闊有著正面的作用。主角均能在夢中看破自己原有的執念，同時亦展現出人物對慾望的堅持與釋懷時的心理變化。

《謝小娥傳》從夢中得知有關兇手的線索後，「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⁴⁶小娥從行動上展現了她想找出兇手的決心，後來得知兇手名字後，更是女扮男裝，潛伏在申府約兩年，最後親手報仇，可見小娥的果斷、勇敢和堅毅。夢告情節間接描寫了小娥意志堅定的一面，以夢作為延伸，寫小娥受夢啟發後的行動。最後，作者寫小娥大仇得報後誓心不嫁並剪髮披褐，呈現出小娥忠貞的一面。

⁴² 《枕中記》引文。

⁴³ 《枕中記》引文。

⁴⁴ 《枕中記》引文。

⁴⁵ 《南柯太守傳》引文。

⁴⁶ 《謝小娥傳》引文。

《霍小玉傳》中的夢則是預示著小玉對李益的感情由愛轉恨的轉變，夢境和解夢部分呈現出小玉對愛情的心理變化。小玉做夢之後，並未沉迷在思念李益的情緒中，反而理智地自行解夢：「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⁴⁷該夢為後面情節進行鋪墊，解夢內容間接呈現出小玉對李益由愛到恨的轉變，內容亦預示小玉對李益不再存有盼望，她已作好與李益決絕的心理準備，小玉在這刻是理智的，她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況，同時也知道李益不值得她愛。而小玉有預感自己會與李益相見，於是梳妝打扮，不將病態展現出來，可見她是愛李益，更是有自尊的女子，因此在小玉見到李益時，主動與李益永訣：「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⁴⁸夢境的加入使小玉對李益由愛轉恨的情緒顯得合理，同時也展現出小玉對愛情決絕的一面，塑造出小玉敢愛敢恨的一面，作者以夢為切入點塑造了小玉對李益愛恨交加的複雜心理。

2. 定型男女形象

在唐傳奇故事中的加入夢情節能有助建立故事男女主角的性別形象，故事男女人物所做的夢與他們的性別定型有所連結。

從夢的分類與情節可見，男性角色所發之夢多與官場有關，在夢中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如：進入官場、娶得賢妻、有權有勢等，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和《秦夢記》筆下的男主角，均在夢中進仕為官，並娶得權貴之女，於夢中一展抱負，展現出剛強有為人物形象。而《靈應傳》中的周寶一出場邊是官員，並且作者透過夢境塑造周寶高尚正義的男

⁴⁷ 《霍小玉傳》引文。

⁴⁸ 《霍小玉傳》引文。

性形象，在周寶夢中，九娘子的下屬直接表明：「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⁴⁹作者以九娘子托夢之事間接塑造周寶高潔正義的形象，展現男性英雄威武的一面。

相反，女性所發之夢多為訴冤伸屈夢，作者藉夢刻畫女性柔弱、忠貞的一面，並盼得到幫助。《謝小娥傳》中的小娥希望找尋殺父仇人，於是借助夢境得到線索，並在夢外尋找協助。而《靈應傳》夢中的九娘子為了守著貞潔，不惜進入周寶的夢中尋找援救，以解決被逼婚的困境。此外，姻緣風流夢中的女性角色以愛情為重心，如《霍小玉傳》中的小玉，因愛而思念成疾，一直渴望與李益相見，故所夢與愛情相關，與小玉相關的故事情節亦離不開思念情郎和為愛所困的內容。相反，男性即使是姻緣風流夢的主角，但在夢中仍會存在進仕達志的情節，雖然比例不多，但仍能凸顯男性有為上進的一面，並非為愛而生。

雖然作者透過夢塑造女性角色柔弱或忠貞的一面，但女性的陰柔美與男性的陽剛之氣的結合才是女性的理想人格體現，唐傳奇的作家們就是按照這一模式塑造他們筆下的女性形象。⁵⁰因此，當夢情節中的女性角色被塑造成具有男性特質時，並不出奇。如《霍小玉傳》中的小玉，從做夢到自行解夢，再到與李益決絕的過程中，夢境作為小玉因愛轉恨的過渡，並合理解釋了小玉為何展現出剛強決絕的一面，可見小玉有面對愛情時的嬌柔，亦有決斷的性格。《謝小娥傳》中的夢作為塑造小娥形象的開始，作者寫小娥對解夢的執著，並從夢中的伏筆過渡到塑造小娥為父為夫報仇的堅毅和勇武，文中寫：「小娥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

⁴⁹ 《靈應傳》引文。

⁵⁰ 趙靜：〈唐傳奇女性形象研究〉，碩士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頁9。

至。」⁵¹展現出女性除忠貞外的另一面男性特質，寫出小娥報仇時殺伐果斷的一面，塑造小娥形象時均是圍繞夢而展開的。作者透過寫夢作為鋪墊，成功塑造出個性飽滿而豐富的女性形象。

3. 塑造鬼神形象

在夢境的世界裡各種各樣怪異的事情、意象和物體都能出現，這類涉夢小說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上因其不同尋常的特點盡可能地滿足了讀者獵奇的心理。⁵²唐傳奇作家在夢境中能盡情發揮想象力，塑造鬼神形象，並為小說中的人物與鬼神相遇的情節增添合理性。

《飛煙傳》、《謝小娥傳》、《冥音錄》、《靈應傳》和《古鏡記》中的鬼神角色均是在夢境中出現的，當中的鬼神透過夢境與主角溝通，突破生死限制，這些鬼神亦在夢中展現出超凡的能力。

《飛煙傳》中的飛煙死後出現在崔生和李生夢中，因崔生詩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⁵³故在夢中對李生道謝，並展現謙虛一面。飛煙面對李生冒犯和揶揄自己的詩句甚是憤怒，於是在夢中指著他罵，更預示李生會得到報應，數日後，李生卒。作者加入飛煙成鬼魂後的情節，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夢中的飛煙有別於她生前在封建禮教下的身不由己，作者透過夢境將鬼魂愛恨分明，隨心所欲的形象刻畫出來，更以鬼與人相遇，夢境成真一事帶出作者對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讚美和勸喻士人慎言的主題，飛煙在現實生活中以一己之力反抗禮教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故作者只能安排飛煙在夢中以鬼魂身份抒發己見。

⁵¹ 《謝小娥傳》引文。

⁵² 魏艷艷：〈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碩士論文，北方民俗大學，頁 31。

⁵³ 《飛煙傳》引文。

《謝小娥傳》中的夢塑造出謝父和小娥丈夫死後尋仇的鬼魂形象，鬼魂對謀害自己的兇手是存有記憶，並會尋找機會報仇，並不會因先人已逝，冤案就被掩埋。作者透過塑造鬼魂對找出兇手的執著，並以托夢來突顯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哲學思想。

《冥音錄》崔氏大女兒「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⁵⁴其姨蒞奴因感受到她的孝心和懇切的期盼，因此透過夢中相遇的方式給予其幫助，可見在作者筆下的鬼魂是能感受在世人之情，此外，作者亦透過夢境來描繪陰間的面貌，從蒞奴描述中得知陰間與人間相若，均有君臣官職之分，蒞奴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因襄陽公主以她為女，故得以與崔氏大女兒相見，蒞奴所透露：「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⁵⁵可見人死後會在陰間繼續生活，而各皇帝死後亦能於陰間相聚，化為鬼魂，整個陰間的政權亦於人間相差無幾，由權勢之人決定其他鬼魂可否以夢跟在世之人溝通，並滿足其願望。最後結局長女死了，亦有可能是進入了陰間，並得到陰間皇帝的賞識。該結局使夢境更為真實，並為故事增添神秘感，讀者無從考據，滿足讀者獵奇心理。

《靈應傳》中九娘子神的外貌形象與人類相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⁵⁶可見在該篇作品中神的形象是建基於人而創的。同時，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寫九娘子與周寶在夢中的對話，從而刻畫出九娘子神充滿人性的一面。從夢境中九娘子的自述中可見，該神的形象

⁵⁴ 《冥音錄》引文。

⁵⁵ 《冥音錄》引文。

⁵⁶ 《靈應傳》引文。

與遇到的困境與人間女性無異，即使身為神，仍會面對被父母逼婚的困境：「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剗。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⁵⁷同時作者以此刻畫出女神對愛情忠貞不二的高尚情操，這亦是人間女子應效仿的。

從上述作品可見，唐傳奇作者透過夢境刻畫出的鬼魂形象往往具有人的外貌和個性，並且愛恨分別，這些鬼魂往往會關注人間所發生的事，包括回應在世親人的心願。但仍有些作品能突破鬼神形象的「人形」限制，《古鏡記》則為其中一例，《古鏡記》中的鏡精亦是透過夢的形式顯露真身。該篇作者的想像力較其他作品豐富，其筆下神的形象能脫離「人形」的限制，對鏡精形象的描述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⁵⁸可見作者在鬼神形象塑造上有所突破，使鬼神形象更為多變。

四、唐傳奇中夢與情節推動

1. 預知情節：「夢象——夢驗」⁵⁹情節結構

一般占夢小說具有「夢象——占夢——夢驗」等三階段的敘事結構。⁶⁰情節上的推動往往靠夢象的產生來埋下伏筆或預知未來，從而進展到占夢或夢驗等情節，不少作者為使故事情節的推進順其自然，會在故事中加入夢境，以突破空間、生死和邏輯限制。而「夢象——占夢——夢驗」這種形成情節的起承轉合部分。以下為筆者所整理有關唐傳奇作品夢情節中的「夢象——占夢——夢驗」三部分，整體而言，包含夢情節的唐傳奇作者主要含「夢象——夢驗」這兩個階段的敘事結構，詳細見下表：

⁵⁷ 《靈應傳》引文。

⁵⁸ 《古鏡記》引文。

⁵⁹ 筆者整理所得的情節結構，多數含有夢情節的傳奇小說均包含夢象和夢驗的情節。夢驗是指夢境成真，所做之夢或夢中的期盼在現實中得到應驗。

⁶⁰ 姜宗妊：《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61。

	夢象	占夢	夢驗
《霍小玉傳》	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	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	最後小玉與李益永訣
《謝小娥傳》	「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複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	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 「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
《古鏡記》	夢象一： 明早，龍駒來調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見愈，無為我苦。』 夢象二： 「便遊河北，夜夢鏡謂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	/	夢驗一：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 夢驗二：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信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三夢記》	夢象一： 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劉幽求所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夢象二： 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 夢象三： 兩相通夢者 竇夢至華岳祠,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為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 巫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酹一,獲錢二小時焉。及旦,乃遍述於同輩。今則驗矣。」	/	夢驗一： 劉幽求與其妻傾談間發現所遇夢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夢驗二： 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夢驗三： 竇質所夢與女巫所夢相同並於現實相遇時應驗，女巫為趙氏。
《異夢錄》	夢象一： 隴西公分享邢鳳發夢之故事：夢中邢鳳與一美貌女子相遇，閱讀女子之詩集，記下了《春陽曲》曲詞。 夢象二： 姚合分享王炎發夢之故事：王炎夢遊吳國，侍奉吳王，於西施出葬時，奉命作詩。	/	夢驗一： 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吃驚下回想起夢中之事。 /

《飛煙傳》	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煙戟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	/	數日，李生卒。
《冥音錄》	「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	/	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 ⁶¹

⁶¹ 筆者根據 11 篇唐傳奇故事內容整理所得，當中引文為相關故事的情節。

從上表可見，以上唐傳奇作品的情節均包含夢象和夢驗兩部分，只有《謝小娥傳》和《霍小玉傳》含有占夢情節。

《謝小娥傳》中，作者在故事開首以夢告作為伏筆，推動整個情節的發展，並合理地解釋謝小娥如何尋找仇人。《謝小娥傳》開頭便以「夢象」：「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複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⁶²暗示兇手身份，繼而推動故事發展至「占夢」階段，當夢境中的謎底解開後，謝小娥憑著蛛絲馬跡使夢得到驗證：「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⁶³整個情節佈局層層推進，故事一開始邊吸引讀者注意和好奇心。在現實中，若父親與丈夫已死，照常會成為冤案，但作者為了推動情節，讓謝小娥得以找尋真兇，藉夢告來打破生死局限，提供線索，讓寫作更為順利。

《霍小玉傳》中夢境亦是使情節的過渡更為流暢自然，當中夢象、占夢和夢驗部分環環相扣，塑造出小玉心理變化，從而使情節發展有跡可循，作者在夢象和占夢部分已為結尾進行鋪墊，預示小玉和李益的愛情悲劇，繼而夢驗營造整個故事的高潮部分，使故事尤其精彩。

只包含「夢象——夢驗」的小說有《古鏡記》、《三夢記》、《異夢錄》、《飛煙傳》、《冥音錄》。這些小說透過「夢象——夢驗」兩階段敘事模式使情節更具奇幻感，展現唐傳奇搜奇記逸的特點。

《古鏡記》加入鏡精進夢，增強了故事的奇幻之感外，也使疫病的消失和鏡的消失變得順理成章，仿佛真有其事。夢象一的添加解釋了古鏡為何有特異

⁶² 《謝小娥傳》引文。

⁶³ 《謝小娥傳》引文。

功能和疫病的來源，夢象二則解釋預示鏡子將會消失，使讀者在閱讀時能預測情節內容，並從全知角度享受閱讀的樂趣。

《三夢記》和《異夢錄》均為「框架結構」⁶⁴的敘事模式，當中的情節以夢驗來深化夢象的神秘感。在《三夢記》中，作者先寫夢象，吸引讀者猜測夢境故事，再透過同夢之人敘述所夢，驗證夢境，這種情節安排能讓讀者得知一個完整的夢境故事，將原本單一的夢結合為更全面的夢，大大增加故事的懸疑效果和趣味，再者，作者在三個獨立的感應之夢後加入小結以及總結，把三個同夢集結為成一篇文章，故事情節從相熟之人同夢發展到陌生之人的同夢，逐步推進，使閱讀之人嘖嘖稱奇。《異夢錄》中的夢境分享有助主情節的推動，在第一個夢象分享後，當中的夢驗吸引了在座文人，使「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⁶⁵可見文人認為奇異的夢故事是值得記錄的，於是出現姚合分享王炎之夢的情節，使姚合分享夢的事情發生得恰到好處。而《飛煙傳》中，作者在結尾安排崔生、李生做夢，以間接帶出自己對婦女愛情的評價和看法，雖沒達到推動劇情進展之效，卻能為故事主題達到畫龍點睛之功能。

2. 夢為情節創造空間

至於沒有包含夢驗成分的唐傳奇小說其主要內容以刻畫夢境為主，夢中情節已包含起承傳合，對夢外情節並未起明顯的推動作用，但卻能深化主題。當中包含《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秦夢記》和《靈應傳》。前兩篇作品為前人著重分析的寫夢小說，當中夢為人物頓悟人生這一情節進行鋪墊，夢作為人物

⁶⁴ 「框架結構」的特點是將各不相干的短篇故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避免出現散亂無序之感。參考姜宗姪：《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3。

⁶⁵ 《異夢錄》引文。

在夢中體驗一生的虛擬空間，因有夢的存在，故能解釋為何人物能在短時間內看破榮華富貴，感慨人生如夢。《秦夢記》的作者亦是主要刻畫夢的情節，該夢的內容包含起承轉合的部份，從作者做夢到夢醒的情節可見作者並非如《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的主角般感歎人生如夢，更多的是對弄玉之情的刻畫。

《靈應傳》中的夢有別前三篇，其寫夢情節篇幅多，但只是在故事的開頭部分出現，最後作者還詳細地敘述夢外的故事，該夢作為介紹九娘子的生平而存在的，使讀者得知九娘子神的故事，滿足讀者對神的好奇心，該夢亦推動周寶後來幫助九娘子的情節發生，從而營造出九娘子為守貞操的高尚形象。

從上述分析可見，夢情節在唐傳奇作品中起到情節推動的作用，多數作品存有夢象和夢驗這兩類情節，作者透過夢象推動劇情，想方設法使夢象得到應驗，繼而創作出精彩並具奇幻性質的故事。若作品主要寫夢，則以夢作為主要情節，夢只是作為情節的敘事空間而存在，往往在夢情節完結後，故事人物對人生或情感會得到啟發或頓悟。

五、唐傳奇中夢與現實對照

夢幻主義作品的夢象無論怎樣怪誕，總能找出某些來源和現實的、非現實的原因⁶⁶可見中國古代有關夢的文學作品能找出與現實相關的事件，突出人生如夢的虛幻感並帶領讀者思考夢中情節。

唐傳奇中不少作品都會營造出夢與現實的交錯感，使夢境與現實不能完全脫離。作者為了突出人生如夢的主題，會把夢事的時間和現實時間進行對照和融合⁶⁷。在夢中會出現時間詞，夢中的事情間隔可以是幾十年。但作者描述入

⁶⁶ 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頁 33。

⁶⁷ 楊金國：〈唐代寫夢小說敘事時間的個性研究〉，《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頁 61。

夢和夢醒的現實間隔幾乎是「零距離」。⁶⁸例如：《枕中記》中作者描述盧生入夢和夢醒是：「少年盧生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與呂翁接席，日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為撰。」⁶⁹和「盧生欠伸而悟，見方僵于邸中，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未熟，觸類如故。」⁷⁰在盧生夢見一生，為當中的人事物有所感傷時，醒來發覺黃粱依然未熟，就好像那一生其實很短暫，但短暫的夢卻出現了很多真實的人、事和景，這正是作者利用虛實相合的手法，製造夢即是人生、現實又比夢短暫的錯覺，從而突出了人生如夢的主題。《南柯太守傳》亦如是，入夢與夢醒亦幾乎是「零距離」，文中提及「生解中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夢……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籍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來隱于西垣，余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⁷¹可見在入夢與夢醒間時間間隔短，但已能夢到幾十年間的生活。李公佐最後以檀蘿之國和大檀樹中的螞蟻窩製造出夢與現實交錯之感，深化了功名利祿如同虛設，權勢也不過如同螞蟻窩的這一主題。

此外，唐傳奇主角夢中的時、地、人、事有不少與均能於夢醒後從現實中被發現，突出夢與現實的交錯感，使讀者分不清夢和現實的分別，營造出神秘感。《秦夢傳》便有引《皇覽》所記載，突出秦穆公夢中所葬之地與史實地點一致；《冥音錄》夢中的皇帝稱號，與唐朝歷史上的皇帝稱號一致，如：穆宗、憲宗和太宗等，而夢中的官級制度亦是據現實情況而描繪的；《異夢錄》中的邢鳳在夢醒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與夢中《春陽曲》曲詞一樣。這些作品均是透過在夢中塑造如現實一般的情境和元素，製造夢與現實交錯的虛幻感和奇異感。此外，「夢象——夢驗」的情節結構亦是唐傳奇作品營造夢與現實交錯感的方法之一，《古鏡記》、《三夢記》、《冥音錄》等便是以夢象和夢驗從夢境過渡到現實

⁶⁸ 楊金國：〈唐代寫夢小說敘事時間的個性研究〉，《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61。

⁶⁹ 《枕中記》引文。

⁷⁰ 《枕中記》引文。

⁷¹ 《南柯太守傳》引文。

空間，製造靈異感。

由此可見，夢在現實中的作用是提供一個虛擬空間，空間內的故事雖與夢外不同，但卻借鑒於人物身處的現實空間，從而使作者把自己的奇思異想裝進夢中，引導讀者反思現實，探索現實，正如胡應麟曾言唐傳奇：「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⁷²作者以夢寫現實能寄託了自己的議論和看法，並使讀者從中反思，如：《枕中記》以夢寫人生如夢如幻，探討「人生之適」⁷³；《南柯太守傳》以夢寫功名利祿如同虛設；《謝小娥傳》以夢寫善惡到頭終有報的佛家思想；《飛煙傳》以夢寫「士矜才則德薄，女炫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為端士淑女矣。」⁷⁴的為入之道等。這些作品均從夢延伸之現實作討論，寫夢有助於作者在探討現實問題時更具說服力。

六、總結

魯迅（1881-1936）對唐傳奇的評價：「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⁷⁵，唐傳奇寫夢的題材雖有繼承六朝，但在敘事上卻比六朝更進步。作者善用夢境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如：男女形象、鬼神形象等，並透過夢境塑造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性格。此外，在主要情節中，作者加入夢情節以打破時間、生死及空間的局限，從而推動情節發展。再者，作者在創作夢中人物、空間和情節時亦會根據現實作為參考，反應現實中的不足並從中寄託心中所想，正是唐傳奇作家「假小說以寄筆端之作」的體

⁷²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371頁。

⁷³ 《枕中記》引文。

⁷⁴ 《飛煙傳》引文。

⁷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4。

現，可見作者在安排夢情節的詳略和做夢者時，均經過深思熟慮，配合主題而安排，此處可見其有意為小說之現象。本文因受資源及時間所限，選以 11 篇唐傳奇作為研究，若日後能分析所有與夢情節有關之唐傳奇作品，對夢的功能性之探討則能更全面，同時亦能對比前朝和後世作品，突顯唐傳奇中夢的功能性中的傳承與創新。

參考書目

一、書籍

1.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釋夢》，北京：商務印書局，1996年。
3. 吳志達：《唐人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5. 姜宗妊：《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7. 魯迅：《唐宋傳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8. 魯迅著，蔡義江、蔡宛若譯：《白話版唐宋傳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9.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10. 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
11.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

二、學位論文：

1. 吳丹：〈唐代五代夢類小說研究〉，碩士論文，湘潭大學，2007年。
2. 葛藤宛：〈唐傳奇的夢境研究〉，碩士論文，遼寧師範大學，2015年。
3. 魏艷艷：〈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碩士論文，北方民俗大學，2016年。
4. 趙靜：〈唐傳奇女性形象研究〉，碩士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2008年。

二、期刊論文：

1. 李軍：〈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以唐傳奇為中心〉，《西華大學學報》，第33卷，第2期（2014），頁51-54。
2. 賈名党、李海洋：〈唐傳奇「夢」意象芻議〉，《閩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九卷，第1期（2007），頁12-15。
3. 楊金國：〈唐代寫夢小說敘事時間的個性研究〉，《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第22卷，第1期（2003），頁60-63。
4. 葛成飛、楊忠慧和郭雪峰：〈唐傳奇寫夢小說的觀念和成因〉，《宿州學院學報》，第30卷，第12期（2015），頁67-72。
5. 劉敏：〈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第4期（2007），頁38-42。

附件

涉夢唐傳奇	作者	做夢者	夢情節
《古鏡記》	王度	王度手下——龍駒	「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來相托。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見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志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 *交代鏡的能力是因裡面住著神靈
		王度弟弟——王績	「便遊河北，夜夢鏡謂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不負諾矣。終恐今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還河東。」 *鏡中神靈離去，故事亦結束。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信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枕中記》	沈既濟	盧生 進夢與入夢間的文字敘述	*進夢之時 「其枕青甃，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 *夢醒之時 「時主人方蒸黍……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于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 *盧生夢見一生而明白： 「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

《霍小玉傳》	蔣防	霍小玉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征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梳妝。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黽勉之間，強為妝梳。妝梳才必，而生果至。」 *小玉念念不忘，夢境成真且自我解夢。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淳於棼	「生解中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夢……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籍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簪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來隱于西垣，余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淳於棼在夢中度過了漫長的人生，作者把人的一生濃縮成夢，體會了官場的勾心鬥角。並於醒後「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
《謝小娥傳》	李公佐	謝小娥	「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複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三夢記》	白行簡	劉幽求之妻 (熟人間的感應) 元稹 (熟人之間的感應) 竇質	《三夢記》主要記敘了三種夢，分別是：「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 夢的類型一： 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劉幽求所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夢的類型二： 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 夢的類型三： 兩相通夢者 (竇質所夢與女巫所夢相同並於現實相遇時應驗，

		女巫 (陌生人之間的通夢)	且有旁人作證，細節與現實相符。)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一，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 世人之夢亦眾矣，亦未有此三夢。 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 予不能知。 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異夢錄》	沈亞之	邢鳳 王炎	夢故事一： 隴西公分享邢鳳發夢之故事：夢中邢鳳與一美貌女子相遇，閱讀女子之詩集，記下了《春陽曲》曲詞，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吃驚下回想起夢中之事。 夢故事二： 姚合分享王炎發夢之故事：王炎夢遊吳國，侍奉吳王，於西施出葬時，奉命作詩，醒來後仍記得夢中之事。
《秦夢記》	沈亞之	沈亞之	沈亞之做夢進入秦國，娶了秦穆公的女兒弄玉，醒來後發現與歷史相符。加強說服
《飛煙傳》	皇甫枚	崔生 李生	「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煙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 捧君佳什，愧仰無已。』」 「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煙戟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 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 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 數日，李生卒。」

《冥音錄》	佚名	崔氏大女兒	「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于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余日得肆游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于主。』」 大女兒得到指點，但最後卻死了
《靈應傳》	佚名	周寶	「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 夢見與九娘子對話。九娘子被逼改嫁，寧死不屈，貞潔之女，求助於周寶。繼而過渡到遇見神明。

*筆者所整理的涉夢唐傳奇的資料與內容。